

闲话闲说 244

抗生素的警告

萧靖

几个星期前,偶然看到“巨人食品”超市的广告“感冒流行季节免费赠送抗生素”。心里不免有点嘀咕:抗生素药丸可不是炒豆子,难道也可以作为促销商品?鼓动人家多吃几颗的吗?后来发现,不仅“巨人食品”超市,附近的“赛福惠”超市也在搞“送药促销”招徕顾客。据说,共有五家大型零售商在再用抗生素做诱饵顾客进门。

本地有182家分店的“巨人食品”的发言人称,他们觉得“这是经济低迷时期帮助客户的一个办法”。另一家连锁店Wegmans发言人承认,应该事先征询公共卫生部门意见。

美国传染病协会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这件事非常震惊,写信去敦促这些商家重新考虑这项促销。

奥巴马政府上台才两个月,把改善国民医疗保健作为新政府的一项重大努力目标。眼下经济不景气,“R”字当头。商家出台减轻消费者保健负担的促销手段,用心良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促销“普通抗生素”,却不算明智,甚至非常危险。

药,不是食品。药物有毒性,治病也致病。不错,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是,药就是药,药不等同于食物,哪怕是集天地之精华的天然品种。一种植物被当作药而不当作食物,是因为它具有“药性”或“毒性”。

《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种药物,根据药效和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中药理论中还有“十八反”及“十九畏”的论述。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尝的应该就是植物的“药性”或“毒性”。《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论及中医规范,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说的也是中草药大小不同的“药性”和“毒性”。

因此,中医有“是药三分毒”的理念。人参、冬虫夏草、地黄等所谓的“补药”,食用过量,照样会吃死人;板蓝根、金银花之类的“草药”,滥用了也会损害人体的健康。

天然的中草药尚且如此,化学合成的药剂就更加可想而知。

化学合成药剂,常常伴随某些不良反应,也就是不被人们重视的所谓“副作用”。其实,作用很难分正副。所谓“副作用”,其实和正作用一样,也是作用,只不过是药物发明者或制造者不想要的那些作用。药品广告说到某药的“副作用”,总是匆匆而过。故意淡化。但是,对于吃药的人,这些“副作用”却一丝不爽,并不会因为人们给它戴上“副”字帽子就躲到一边不再发挥“作用”了。

有一种抗生素叫Cipro,属于氟喹诺酮类的药物,它与严重的肌腱损伤和破裂有关联,医药界都知道这个事实。另一个同属于氟喹

诺酮类的药Levaquin,也有增加肌腱炎和肌腱断裂的风险。这些都是二十年前就知道的事情。有人认为,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当时快速批准了这类药,没有充分进行市场前的测试,来确定副作用的概率。新药批准后被积极推广。

促人警觉的是,据有关统计,2007年美国医生开出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处方多达四千多万张!

据研究制药的朋友说,损害肌腱的药可能为数不多,大多数药对肾脏和肝脏却都有程度不等的损害性影响。有消息,台湾的肾脏透析病发生率,从二零零年开始高居世界第一,这是美国肾脏医疗机构的统计。追究发病的原因之一,那里的居民钟爱服用各种各样的药品。

其实,人们熟悉的日常保健药品也有不小的隐患。维生素A、B、C、E,都是具有抗氧化抗衰老的好东西。时常看见有人从兜里掏出一个细长的塑料盒,七个小盒子联成一体,盒盖上印着一二三四五六日,正好一个星期,小盒里放满每天服用的各色胶囊片剂,以备即时之需。可是,《美国医学会期刊》前年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说,维生素A、B、C、E,无论单独服用或者与其他抗氧化药物一起服用,都可能增加死亡的比率。

没有搞错?服用维生素会增加死亡的风险?保健药品爱好者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怎么可能呢?或许,就是那些“副作用”作怪的结果。

所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希克斯说,“事实是,抗生素不是无害的”;“把抗生素当作糖果一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死亡人口中有1/3死于用药不当。中国大陆不合理用药占用药总数的11%-26%;药物成瘾、致畸、致盲、肝肾损害、致细胞突变等药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已达30%。据临床传染病学杂志最近研究,美国每年有大约142000例急诊与使用抗生素有关。

“送药促销”的一大隐患是,可能会恶化抗生素的耐药性,使今后的治疗变得更为棘手。

抗生素不是“万应灵药”,不能包治百病,甚至不能治“小病”。抗生素只适用于细菌性感染。咳嗽、感冒、喉咙痛、发烧不退,是病毒性感染。用抗生素治疗病毒性疾病,等于给细菌打预防针,药物不但不能治病,反而让细菌有机会接触药物,诱导细菌的耐药性,引发抗药性细菌的发展和蔓延。

今年,美国出现第一例脑膜炎细菌抵抗一种广泛使用的抗生素,促使有关部门发出警惕滥用抗生素的强烈警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二月号的一份报告说,从北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脑膜炎患者身上发现,病菌对一种叫“环丙沙星”的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一个三岁孩子和一个大学生存活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成年患者不治身亡。美国以前从未发现过“环丙沙星”的抗药性问题。“环丙沙星”是使用最广泛的细菌性脑膜炎治疗药物,也是预防的首选药物。

美国的细菌性脑膜炎病例每年大约有800至1500例,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并有很高比率的幸存者留下永久性残疾。通常,一旦有人被诊断为细菌性脑膜炎,周围密切接触的人要立即服用“环丙沙星”预防。现在,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已经停止使用这个“环丙沙星”,改用抗生素利福平和头孢三嗪。流行病博士林菲尔德参加了明尼苏达州的调查,她说“我们的确认为,这种情况与该地区过度使用抗生素有关”。

感冒,是病毒性疾病,也是美国的流行病之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资料,每年有20万美国人因为流感而住医院,36000人因为流感而身亡。

今年,让美国医疗界感到震惊的是,一个重要的抗病毒药物Tamiflu(达非)对最普遍类型的流感不再有疗效。它变异成抗药性品种。

不仅如此,预防感冒的疫苗也出现类似现象。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告,一项针对99名流感患者的调查中,发现其中30%患者曾经注射流感疫苗,但仍然未能幸免流感的袭击。

闲话闲说,为什么要啰嗦抗生素抗药性?因为,这有关社区健康,有关子孙后代。奇怪,是吗?这是加拿大两位流行病学专家的看法。他们呼吁,改在全社会考虑一个生态使用抗生素办法的时候了。要像人类对待气候变迁那样来考虑抗生素持续使用的问题。

理由很简单:如果你服用保心丸,服用降压药,服用糖尿病药物,那些药物只会影响你个人。但是,假如你服用抗生素,这就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有可能它会影响到整个社区或一个较大人口群体。抗生素的耐药性不仅影响服药者,还会影响家庭成员、朋友和陌生人,甚至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

因此,即使不考虑“R”字经济,人们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如何才能保护未来,使我们的孩子仍然可以使用抗生素?”



dznyrs@hotmail.com

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不显著却非常重要的成就,是拓展了民间恢复集体记忆努力的空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一个有选择性回忆的环境里,这份成就尤其珍贵。

2008年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还不到一年,中国社会对官方“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热情似乎不复存在。

“两会”期间四川官员否认豆腐渣学校的存在,不公布罹难学生人数的做法,却再度让历经患难的中国人集体的伤痕作痛。

北京鸟巢体育场设计者之一、著名实验艺术家、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发起一场拒绝遗忘的民间行动。

艾未未上周五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公民调查》一文,呼吁民众参与调查,共同寻找每一个汶川大地震罹难孩子的姓名,并记住他们。文章强调了“真相。责任。权利。”

他说:“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不是语焉不详的一串数字,不是‘维稳’业绩的成果。”

艾未未于3月13日于其博客公布了第一批汶川地震罹难学生名单,共1579人,其中网络收集719人,走访征得860人。至今他陆续补充了这个名单,罹难学生的学校都是地震时充斥新闻报道的“聚源中学”、“北川中学”等知名度甚高的倒塌学校。

由艾未未自费展开的“公民调查”行动,始于去年12月15日,他和同事在四川地震重灾区实地走访,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学校基本上让他们吃闭门羹,后来他们在三个月内走访了数百名家长,获得了罹难学生的名字、年龄、学籍等信息。

四川当局对事实真相的态度,也被艾未未在博客以“电话录音整理”的形式连续公布,内容皆是及同事与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教育厅、公安厅、民政厅、地震

灾后重建办公室,以及各个重灾区县市教育局的对话。

接电话的官员一听是民间调查罹难学生的,纷纷表示“不清楚”。

民间的努力不仅限于艾未未,四川作家冉云飞在汶川大地震后,也在博客上连续以“四川信息捐客周刊”的平台方式,长期不断传播灾区信息,让志愿者、有心人能继续关注灾区的状况。

每周都有关注重点的“四川信息捐客周刊”,至今已经进入第43期,这期所关注的也是地震的“人祸”问题,包括地震真相、建筑质量以及灾祸贪污。

在发表《公民调查》的前一天,艾未未在博客上转载了网民“独上兰舟”的来信,沉痛地表达了为还有那么多中国人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汶川大地震的真相。

题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自称是一个高中生妈妈的“独上兰舟”指出,教育部门有档案,学校有名册,地震发生在星期一下午,不在校上课的学生极少数,公布核准后的人数和名单不会太困难。

“独上兰舟”认为惨死于豆腐渣学校的学生是中国人“妥协和退让的报应”,“容忍并纵容不义的人和不法的事长期存在”所付出的代价。

她说:“我们都是杀人犯,人人都有份,一个也不能少!13亿中国人都要向孩子们忏悔,全体中国人民应该千秋万代诅咒并忏悔自己对罪的容忍、纵容和妥协退让!”

对很多人,追求真相不是一种忏悔、一种救赎,也代表未来的希望。艾未未说:“那些对公民存有不该有的幻想的人,请记住我们,一天没有离去,这些孩子就不会离去。这是生活理由的一部分,我们不会放弃的……你的所为是你的世界。”

(本文系转载)

拒绝遗忘

叶鹏飞

内视景致人各异 佛手千姿一日同



大家知道,中国莫高窟的数百个飞天造型(观音菩萨的化身)已编排成两台舞剧——《丝路花雨》和《千手观音》,并已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千多年来,佛教绘画的研究者们也在孜孜以求地揣摩千手观音的各种手势,即佛家人士的手势(下称佛手)的含义与意境。不过,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通过内视(非眼视觉)方法来观察佛手的景致,而不同佛家经典所描述的佛手景致又不尽相同,这就使今人产生了疑问与困惑,即佛家经典对佛手景致的描述,是迷信!还是传说?是艺术!还是具有内视功能的人所作的观察记录?在佛学与科学不易分离的21世纪,考察隐显空间互动的现象,有助于发现隐显世界里某些规律性的现象。

几个月来,就在我苦思冥想地求证佛手景致的真伪的日子里,在推拿诊所,一些平时能观测到瑜伽七轮光的病人(肤色黑白黄、年龄5-62岁)的推拿病人,向我述说了他们在接受瑜伽治疗过程中的种种内视

景致,以及一些令人兴奋的感受。他们的内视与感受,让我多年来百思不解的茅塞突然顿开,真有些拨云见日的感觉。以下是本文汇集的十二位病人(用字母A至L表示)在2009年元月下旬四天中的内视情况,以及我与他们的对话。(篇幅所限,后文续谈)

1月28日千手观音的兰花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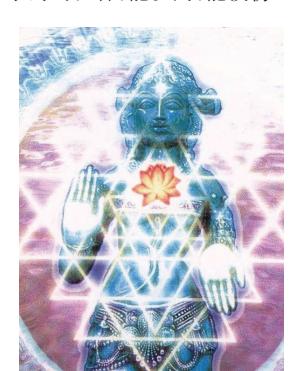
病人A:我看到山脚下有一个穿袍子的人(经观音、老子的图像辨别,病人认定是老子)在盘坐。问:你能看到他的左右手的手指吗?答:能。问:可以给我示范一下吗?答:可以,于是他的左右手的拇指与无名指同时轻轻接触(参见左上图)。

病人B:远处似乎有一座绿色的山。问:能再接近一下这座山吗?答:已经很近。问:山脚下有人在盘坐吗?答:没有,但在半山腰有一个站着的人(经指证,是老子)。

病人C:我看见一个喇嘛(经指证,是老子),站在山脚下的一棵大树旁边。问:能看见他的双手吗?答:能。问:可以给我示范一下他的双手吗?答:可以(手形同A)。

病人D:有一个没有头发、且胡子很长的人(经指证,是老子)坐在山顶。问:能看到他的手的吗?答:能。问:能模仿一

下这个人双手手指的形状吗?答:可以(手形同A)。



病人E:我看到一个道人(经辨识,是老子)在一个山洞打坐。问:你能看到他的双手吗?答:能。问:可以给我示范一下他的双手吗?答:可以,病人双掌心向前,右手五指并拢朝上,左手五指并拢朝下,参见右上图)。

1月29日千手观音的天地手

病人E:我看到一个道人(经辨识,是老子)在一个山洞打坐。问:你能看到他的双手吗?答:能。问:可以给我示范一下他的双手吗?答:可以,病人双掌心向前,右手五指并拢朝上,左手五指并拢朝下,参见右上图)。

病人F:我看到一个出家人(经辨识,是老子)坐在山间小路上站着。问:你能看到他的双手吗?答:能。问:能给我示范一下他的双手吗?答:可以(手形同E)。

病人G:我看到一个老人(经辨识,是老子)坐在一块大石上。问:你能看到他的右手

吗?答:他的右手掌心向前,五指并拢朝上。问:他左手怎样?答:左手掌心向前,五指并拢朝下。

1月30日千手观音的柳枝净瓶手

病人H:我看到一片山林,有一位站着一个老人(经辨识,还是老子),右手拿着一个小树枝,右手好像托着一个瓶子,参见左下图。问:你还看到了什么?答:在一个老人旁边有两只鹿在吃草。

病人I:我看到半山腰有一个穿基督袍子的人(经辨识,是老子),右手拿着几片绿色的树叶,右手抓着一个白色的酒瓶。问:这个人的手是静止的吗?答:他的手没有动,但手中的树叶在摇曳。问:你还看到了什么?答:这个穿基督的袍子的人骑着一头水牛“BUFFLO”。

1月31日千手观音的休闲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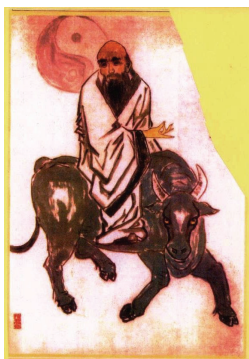
病人J:我看到山顶上有一块平地,一个老道在休息。问:你能看到这个人的左右手吗?答:让我再看看,我看见他坐在一块大树墩上。

问:这个人的两只手在做什么?答:右手腕放在右膝上,右手掌自然下垂,左手好像撑着地

(参见右下图)。我拿出老子的图片后,这个病人非常惊讶,并十分肯定地说,就是这个老人。

病人K:我看到一个无发长的老者坐在牛“COW”背上。问:你能看到这个人的两只手吗?答:能。问:这个人的两只手在做什么?答:右手掌在右膝上,左手扶着牛背。当我拿出老子骑青牛的图片后,这个病人惊讶的问我:你怎麼知道我看到的是图片中的人物?我答:两个小时前一病人看到了这个老人。我问:这头牛为走着,还是没有走?病人答:牛在慢走。

病人B:我看到山脚下有一个穿长衫的人(经多图像辨别,病人认定是老子)在休息。问:你能看到他的手姿吗?答:能。问:能给我示范一下他的双手吗?答:病人右手放在右膝上,左手好像抚着什么。问:他坐在哪里?答:看不清楚。问:你再仔细看看?答:还是看不到。问:那么这个人能在哪儿休息呢?答:他在空中浮着“FLOATING”。



对于上述观测情况,平铺与直叙,显得有些零乱与累赘,但这对于研究隐显空间互动的朋友来说,越是深究细节,就会有与隐显空间接近的感觉。因为从古至今,举证隐显空间的互动都是一些小概率事件,而这些小概率事件又很难引发人们对探索隐显空间的兴趣与关注。不过,当人们有幸听到有非眼视觉功能人谈到内视景致和感受时,这也许有助于对隐显空间的互动产生一种新的认知:即隐显空间的互动事件,不仅历历在目,而且日日更新;尽管在一日中佛手景致里的人物所处的位置、背景景物,以及手指的弯曲角度略有不同,但他们所穿衣物、面目特征,以及左右手掌的姿势却是大致相同的。最后需要申明的是:在病人内视过程中,病人均不接受他人暗示与语言诱导,完全是随意与自然的,并且这12位病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老子的画像(参见左上图)。

有关的讨论见下期《佛手日更随日月 隐显时空可观测》。

http://blog.sina.com.cn/seashell